

年味书香两相宜

新华

春节假期已过,回味这几日,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年味没有以前浓了。我倒觉得,事实或许并非是这样。不是年味淡了,而是年味变了,换了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

如果说曾经的年味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空气中弥漫的硫磺味,是走亲访友、聚餐玩闹,那么如今的年味则更加多元,在家人小聚之外,又多了相约看电影、读书、旅游,多了一个人修身养性。不过,不管过年的形式如何变化,年的寓意始终如一:既有对旧一年的怀念,也有对新一年的祝愿。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般变化之中,年味里的书香是越来越重了。远的且不多说,就以今年为例,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之故,很多人选择了就地过年。如何让留

下来的人也能体会到浓浓的年味和年的温馨?在我的家乡浙江慈溪,266家农家书屋、17个示范点全部照常开放,同时各个乡镇、街道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云游”、非遗表演、线上线下亲子阅读等形式,融入独特的地方文化元素,让人们得以体验不一样的年味。

慈溪以外的很多地方,书香同样充盈于整个春节。离过年还有好些时日,关于举办读书活动的“预告”就已经传播开了:1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表示于1月17日至2月28日期间,依托“内蒙古数字草原书屋”平台,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书香内蒙古·书香伴你过大年”文化共读和有奖竞猜活动;1月22日,由厦门市宣传部和文旅局指导的“书香过大年·留厦领红包”活动在外图厦门书城举办,现场还

准备了一万个“留厦悦读红包”免费发放给所有到店读者,拉开了年的序幕……放眼全国各地,类似的以书为媒,让书香为新年增味的做法还有很多,而且这种做法贯通地域,不分南北与东西。

写春联送祝福、非遗项目展演、读书打卡……异彩纷呈的活动为广大读者送上了丰富的文化大餐,也让过年变得更有意义。知识只有为人所用,才能彰显它的价值。为了把书香植入年味里,过年期间,照常开放农家书屋、书店成了很多地方共同的选择,这使得那些平时因为工作抽不开身的人们,也能借着过年的机会多读几本书,给自己充充电,武装一下头脑。孩子们也能通过那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在知识的海洋里畅快游泳。不论是从益智还是增趣

的角度来说,融入文化元素的过年方式,无疑是很好也是很温暖的。

读书可以怡情,人们在形容理想生活时,常常会提到一个词——“诗和远方”,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最深浓的年味?如今疫情尚未彻底消散,远方去不得,那就借助“诗”和它所代表的书香,让我们的心行得更远。老人们常说:“人有三样东西别人是拿不走的:藏在心里的梦想,吃进肚里的食物,装入脑袋的知识。”让满室的饭香、菜香、酒香里多一些书的香味,让过年更有仪式感,更有文化味道,岂非也是一件人间美事?

年味书香两相宜。我相信,总有一天,读书过年也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俗。在书香里品年味,书香浓了,年味也浓了。



冠绝千古的苏轼之词

——读《苏轼词八讲》

刘金祥

苏轼犹如一座永不枯竭的精神富矿,越开采越丰赡,越挖掘越深邃,这不仅体现在其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给后人以深沉感悟,而且表现在其丰饶充盈的诗词对后世的无尽滋养,研读和传颂苏词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永恒的文化话题。日前中信出版集团推出著名诗词专家刘少雄撰写的《苏轼词八讲》,深刻阐发和精透揭示了苏词的主要特征以及苏词与人生的关系,生动描绘和真切展现了苏轼的文化形象,为当下读者了解冠绝千古的苏词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文本。

苏轼是我国诗词史上豪放派的开创者,是宋词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词从唐朝到五代十国再到北宋初期,一直都属于品位不高的“艳科”,至北宋时苏轼将诗的创作理念运用到词中,不仅赋予了词更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而且从根本上提高了词的文化地位。才华横溢的苏轼,通过扩展题材、突破词的音律、创新词的体例,成为开宗立派的词坛大师和一代文豪,苏词无疑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珍贵的艺术遗产。宋代以降,苏词始终吸引着后世学者不间地疏解和阐释,900多年来苏词研究演化为中华文化一大热点和一门显学,特别是随着近年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全面升温,关于苏词研究与探究的热度也急剧攀升,刘少雄的《苏轼词八讲》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一部佳作。

《苏轼词八讲》一书体系庞大且体例严谨,在结构上分为“词体与人情”“词情的深化”“词境的开拓”“时空的感悟”“文体的抉择”“行旅的省思”“咏物与抒情”和“飘零与回归”八个章节,这八个章节不仅与原书稿中的八个专题相契合,而且与书名中的“八讲”相对应,每一章节借助多个相互关联的时间维度和词作本体,对苏词的风格特征以及词作与作者命运的内在关联作了勾陈和阐述,从而启读者理解苏轼为何选择词这种“微末小道”而不是诗歌来表达精神世界。

比如第一章“词体与人情”,作者对诗词在唐宋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进行梳理和比照,对词的文体属性提出独到见解,进而较为深入地阐发了词作为一种抒情体裁的文本属性和审美特质,指出“词的情韵是由一再再韶光易逝的

感受与悠悠音的节奏结合而成,其主调是好景不长、人生易逝、此情不渝”,强调“词善于表春情,诗则长于叙秋感;词多表达女子的情怀,诗则多抒发士子的情志”;再如第二章“词情的深化”,作者以苏轼在杭州的全部创作历程为经,以疏解和点评杭州题材词为纬,从写景、酬赠、思乡和送别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词作的创作背景和内涵寓意,引导读者认知每一首词作都是苏轼彼时境遇和心境的反映与折射,萌生一种苏轼于杭州所见之明月清风同样会照拂自己己的美妙感觉。于苏轼而言,人生可以有缺憾,但词作不能不完美;命运虽然经常捉弄苏轼,而苏轼却从未敷衍过词作,词作不仅是苏轼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是苏轼生存下去的重要理由。有鉴于此,一向秉持“不读宋词,不足以谈感情”的刘少雄,在本书中将苏轼身世遭际、宦海沉浮与不同时期创作的词紧密联系起来,剖析和厘清苏轼人生境遇和词作思想意蕴、艺术风格之间的瓜葛,尤其是阐明词作创作前和创作后或微妙或鲜活的变化,让读者感到苏轼在承受世间磨难煎熬与淬炼的同时,其词作是怎样日渐完善并最终实现完美超越,进而成为有宋一代词界的魁首和领袖,这种把人生经历和诗词创作融为一体,通过回首个人际遇来剖释词作意旨的研究方法,是《苏轼词八讲》一书的最大亮点与鲜明特色,也是读者审视苏轼精神遗产的一个新的视角和角度。沿着这一思路,读者可随着苏轼跌宕起伏、风雨飘摇的命运舟楫,审视一代词宗如何臻入阔大高深的艺术境界。换言之,通过理解苏轼的人生来理解其词作的意蕴,这才是全书的核心与主题。依据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苏词大体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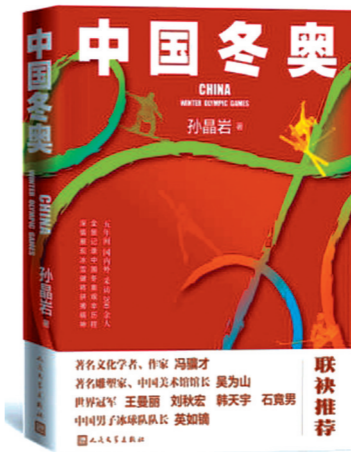
为三类,即豪放风格、旷达风格和婉约风格,其前期词作悲壮雄健,犹如江涛破堤,大都属于豪放旷达风格;而后期作品则简约清逸,恰似桂馥兰香润肺脾,基本属于婉约风格,长久以来人们更为在意和欣赏的是豪放旷达风格的苏词,而真正属于豪放旷达风格的苏词却为数不多。已故诗词专家朱靖华先生在《苏轼新论》中指出,豪放旷达类词作仅占苏词的十分之一左右。苏词的豪放旷达就是将慷慨激昂的情感融入词中,以彰显作者坚毅的精神气质,刘少雄教授在书中也持此观点。如上所述,苏轼写词与其人生遭际直接相关,正是在“人生有别”“岁月飘忽”的凄婉与感伤之中,苏轼逐渐找到精神的依归和心灵的安顿。《苏轼词八讲》立足于索解苏轼从词作中寻求内在超越的密钥,从文体到词境、从境遇到人格,由浅入深地剖解和揭发苏词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迁,既有通俗易懂的学理阐释,也有打动人心的情感挥洒,特别在生动而细腻地阐释和注解了众多词作,这是对苏词原作的一种深化和升华。词如其人。苏词与其说是豪放不如说是旷达,正如苏轼遇事往往由窄处向宽处设想、从坏处向好处推演,所以才能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等千古名句,其人生态度才能成为后代文人的楷模;从容淡定、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苏轼述志诗词,诗词也眷顾苏轼。刘少雄教授通过盘点词的发展历程,词与诗的特性区别,以及苏轼的情感轨迹和生命萍踪,着重透视和阐发了苏词的社会价值和人格意义。正如书中所说,苏轼往往能够以一种比较正面的态度,转换自己的事业,在情理中寻求内在的平衡,进而展现出

较为旷达的胸襟。苏词中名声最高的当然是《水调歌头》,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深切道出了离家游子的期许和渴盼,对此书中评鹭“它不只文辞优美,情意跌宕有致,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一种温暖且充满希望的情怀,宽慰了许多离人的心灵”。苏词中最悲肠百结的可能就是那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后人从中读出了苏轼的情真意切和郁郁寡欢;而刘少雄教授却独抒己见——他对亡妻的悼念,并不仅仅是生死相隔的深切回忆,其中也哀悼着一份徒然失落的青春岁月与理想。这无疑透露出词中的人文意识和现代精神。

除了解析和诠释之外,《苏轼词八讲》一书还有一个特点和优长,就是该书文字表达简洁明快,语言叙述唯美深情,加之句式长短不一,节奏有疾有缓,富有较强韵律感,律动着人文之美、艺术之美和人性之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此书脱胎于教案讲义有一定关系。苏轼写词绝非像柳永等人一样为歌女表演所用,而是将词作为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载体,作为扬厉家国情怀的一种手段,所以他才能把词写得豪情万丈、澎湃激昂,绝世独立。闻说刘少雄教授对苏词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与挚爱,经年浸润于苏词的长歌短赋之中,潜移默化地承受苏词的教化与熏染,因而该书行文流畅、文脉贯通,非常宜于朗读。同时,鉴于刘少雄教授极为尊崇苏轼和高度迷恋苏词,以至于通过阅读《苏轼词八讲》,读者或许可以重温那种在现实生活中业已隐逝的表述范式,或许能够找到那种略带古风、温润典雅的话语传统。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冬奥》出版 作家用53万字为奥运留史

李俐



冬奥来了,《中国冬奥》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全景式记录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界对北京冬奥会的献礼。在昨天的新书发布会上,作家孙晶岩格外激动:“从2008年创作出版《五环旗下的中国》,到今天的《中国冬奥》,我的奥运激情一直在燃烧。我要用作品为中国留史,为奥运留史。”

冬奥建设者平凡却动人

2006年,孙晶岩应北京奥组委邀请,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全程跟踪采访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历程,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十年后,她与奥运会再续前缘,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冬奥组委的关心支持下开始采访,用心血凝结成了这本《中国冬奥》。

为了写好这本书,孙晶岩历时五年,走访国内外多个城市,深度采访了200余位与冬奥运动相关的各界人士,全景式记录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充满曲折、艰辛、挑战与机遇的历程。作品通过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物,全面、立体、生动地呈现出在强大国力支持下京津冀三地冬奥赛区建设奇迹,几代中国冰雪健儿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更呈现出新时代的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

孙晶岩的写作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人民性,书中既有对冠军精彩人生的挖掘,也有对普通教练员、赛事组织工作者的采访,更有对那些默默奉献的大多数的发展和致敬。“我站在崇礼‘雪如意’前采访中铁、建工的建设者,鹅毛似的狂雪在我们面前飞舞,看到建设者手冻得像胡萝卜一样通红,眉毛、睫毛上都是霜,我特别心疼。”她亲眼见到有的冬奥人在建设冬奥场馆时失去了亲人,回家料理完亲人的丧事就回来上工;有的冬奥人为了工程长期不能与家人团聚,以至于回到家里孩子不认识爸爸。“他们的冬奥故事令我潸然泪下,我把现场的独特感受都写进了报告文学里。”

《中国冬奥》“超越”体育

“不是就体育写体育,这是我从2008年写北京奥运会时就坚持的创作理念。”

这一次写中国冬奥,孙晶岩最关注的就是京张联手办冬奥对京津冀

同发展的促进、对张家口地区脱贫攻坚的促进。“我走进延庆西大庄科村和崇礼普通农民家中,与老百姓推心置腹地聊天,看到北京冬奥会改善了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农民的生活,我打心眼里感到欣慰。”

“我见到过国外优质的冬奥场馆,中国新建的冬奥场馆一点也不逊色。”孙晶岩还关注到,一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师、工程师、制冰师从世界各地聚集到北京和张家口,为冬奥会的场馆建设添砖加瓦。“我在三大赛区见到并采访了一些外国建筑师、制冰师。冬奥会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上展示出来。冬奥场馆的竣工和运动员出色的成绩标志着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体育大国,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将更紧密地融入全球体系。”

国运昌盛豪情

在采访中,她亲眼见证了延庆赛区初建时的艰辛,经历过工地上的瓢泼大雨和刺骨寒风,如今看到高山滑雪赛道、雪车雪橇赛道在延庆赛区崛起;雪如意、冰玉环在张家口赛区傲然挺立;冰丝带和首钢工业园滑雪大跳台等一批冬奥场馆横空出世,心情格外激动。“干工程,中国人是世界一流的,炎黄子孙肯于吃苦,舍得拼命,这是国运昌盛的体现。”冬奥场馆建设中的科技含量、环保理念和设计之美,更让她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国运即是我运,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作家,我由衷地感到幸运与自豪。”

采访了那么多运动员和教练员,她深知训练的艰苦和残酷,也看到了中国体育科研的长足进步。“运动员使用的冰刀鞋、运动服、雪具都有了很大进步,还有飞行器核心力量训练、漂浮仓放松恢复、加压放松恢复、按摩放松恢复等,有力地增强了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提高了运动水平。中国运动员的伙食超级棒,有专门的营养师设计营养配餐,这是科技冬奥的硕果,也是国力强盛的体现。”

为八百里洞庭立传 湖南一家三口联手创作长篇小说《春柳湖》

徐志雄



《春柳湖》(全四部)长达240万字,作者杨远新、杨一萌、陈双娥来自同一个家庭,均长期坚持文学创作,因成果丰硕,而广受社会关注,有着“湖南第一创作家庭”的美誉。抱定为八百里洞庭立传,替数千万渔民代言的目标,一家三口集中智慧,共同发力,凭借2000多万字的生活素材笔记和搜集到的100多万条群众语言,精雕细刻,十易其稿,多次修改,成功塑造出了浑身带有鱼腥气,内心充满正能量的洞庭湖渔民的英雄群像。

《春柳湖》中反映的百年征途,既有洞庭湖的惊涛骇浪,又有沧浪水的旖旎清幽。有公心与私权的较量,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也有真情与虚伪的搏杀,正义与邪恶的冲突。作品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三代渔民的爱情婚姻,塑造了诸多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语言上充分保留了地域色彩,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融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体式与现代小说细腻描摹的技法于一体,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既现实又浪漫的中国故事。